

# 澳華新文苑

第1182期 (B)

## 三寸金蓮

孫晉福遺作

(裹腳布纏足可視有形，而纏魂則空而無蹤。此布也可用來纏住眼睛。其本質都是統治壓迫，馭民順從。)

都識蓮花河上擺，  
誰見金蓮腳上開。  
形質姿神肥軟秀，  
七美纏進一雙鞋。

誰家若有誇嫁女，  
先看小腳後提財。  
羞眉不被男人追，  
惟思秀花三寸鞋。

千年風月俏佳人，  
已有詩賦出五代。  
香腳如鉤留春駐，  
羅襪一彎素布裁。

斷骨爛肉汗不便，  
相夫教子轉磨台。  
婀娜隨去幾汗淚，  
萬家墨面沒蒼萊。

此布也可剪旗幟，  
掛上城牆書厲害。

從古到今民為弱，  
獨權專制更為災。  
人間最慘當為女，  
寸寸黃土寸寸哀。

五洲當撒文明種，  
公平之樹天下栽。  
盡放天足自由汗，  
走出國門看世界。

世道不變乾坤改，  
忽如一夜秋風來。  
本是一夢還是夢，  
自命成神終是埃。



■孫晉福與文友。



■孫晉福與文友。

## 詩與人生 (節選)

孫晉福遺作

每個人的身上都有詩的烙印。用文字表達情感，每個人都是一位詩人。因為思想是植根於生活之中的喜怒哀樂，更是飯桌上的柴米油鹽。有人偏重於味道，有人青睞於口感。能對一道菜評頭論足的食客不一定是走遍天下，嘗盡辛酸。但能在一首詩的面前駐足停留驚嘆不已的吟者一定是曾經滄海，別過巫山。

學表現的先天內涵。意境的創造性和寫作中呈現其自身獨特思想的能力以及詩人筆下所表現的政體與階級，權力與弱勢，愛與疼的內心及對時代的感慨與感動。

\*\*\*\*\*

我們生存的世界裡不存在詩人的天堂，活著的每一首詩，都必須乘風破浪。當我拎著沉默的筆走向詩的遠方，越來越近的是雲煙，漸行漸遠的是故鄉。渡口，小橋，樹林，麥場，那是故鄉的樣子，是我們離不開的背景，也是我們這第一代移民的原型。離開時家門口的那顆開花的槐樹一直盯著我們看，大概他也想知道我們這場道別不知要持續多少年。這種寫作就是一種過去的自我保留，回憶的不堪回首。他是凄美的，是一種不舍，很清晰又很模糊。因為時間隔得太久，事實上，它給出的是一個帶景的視角，在語境上可以和中外古典與現代的詩歌對話，可與逝去的和活著的詩人溝通。以前是舊的，處於一種困境，現在仍處於落後與貧窮。而你對困境的反應怎麼去寫它，它是考驗你對詩的文字重鑄的能力和你的創造性。思想的體現和藝術表現及技巧也都反映在其中。

\*\*\*\*\*

思想的高度取決於靈魂的修煉，認知是詩人文

\*\*\*\*\*

詩就其豐富的想象，無限的空間，形成了詩本

身無拘礙的天空。內心深處的聲音和靈魂的呼喚形成的表象，只有詩才能以更高品質的境界和維度來接收，體驗，表達詩的詩歌的旋律和優美的畫卷。通俗易懂的語言表達，說唱般地音韻自然，又不乏匠心打造的意象構思，使詩的感染力變得鮮活，與讀者分享心動以達共鳴。

詩無止境，它也是一種生命的慰藉。我們都在詩裡紛飛，你只是沒有發現自己的詩意。

\*\*\*\*\*

酒待知己，詩為吟人。仁者見仁，智者見智。白話有直白的一目瞭然，韻律有仄韻的幽香雅典。筆隨心走，字出畫面。一半一本正經，一半一派胡言。我喜歡詩無套路，橫衝直撞。也喜歡信馬游疆，口無遮攔。善是底色，悟是擴展。喜為春風，怒為苦難。哀其不爭，嘆其不醒。驚其忍耐，恨其自關。我的詩放眼的是光明，閉目的是黑暗。青春的寫給悲痛，故鄉的寫給傷感。醜陋的寫給人性，偉大的寫給平凡。

\*\*\*\*\*

我的筆一生追逐陽光，卻常常詩中霧雨綿綿。我一生敬佩正義勇敢，卻常常為一個字恐懼敏感。不能做勇士振臂一呼，也不想做蝨蟲苟延殘喘。不能改變世界，也不想被世界改變。靈魂得不到安慰，肉體卻還要一日三餐。回頭來時的路，後方不是前方，起點便是終點。

## 不應有恨

孫晉福遺作

當我還在夢中的時候，  
幻想是那麼的天真。  
一切又是那麼的美好，  
我享受這一片空虛的良辰。  
崇拜強權專政的魅力，  
不見人間苦難刺骨錐心。

等我醒來之後，  
一切都記憶猶新。

只是夢過境遷，  
卻讓淚濕枕巾。

不應有恨，

這百年的征戰，  
沒能解救這片土地於火熱，  
不應有恨，  
這無休止的朝代更迭  
沒能救民族於水深。

我是不是也不應有淚，  
為這五千年的子宮  
沒孕育出一個男人……  
帶著我族走出叢林。

## 面朝大海

孫晉福遺作

若把我的世界放空一切，  
問大海，  
能不能讓思潮停止起落。  
若把我的青春忘掉一切，  
問流年，  
還會不會記起昨日的傷痛蹉跎。

極目远眺，睜眼便是淒涼，  
大海收起了詩人的春暖花開，  
我在冬末的風里追趕著日落。  
依欄不是多愁，  
生命為什麼總是喜少淚多。

面朝大海，  
我是一粒沙，一滴雨，  
一朵云，一只船，

孤獨地從紅塵里經過，  
已找不回记忆里，  
曾年輕的自我。

生命，  
一朵稍縱即逝的浪花，  
一曲動聽的哀歌，  
却讓人那麼執著。

如果我視死如歸，  
死亡也將對我束手無策。

如果我不愿再来，  
也就不在乎這虛偽地活著。

人間不過百年的種，  
也沒想去結千年的果。  
在離開這個世界之前，  
只想攤開靈魂的赤裸，  
投身一首詩的承諾。  
做一回真正的自己之後，  
與黃土作伴安靜於一萬年  
的寂寞。

到那時，  
蒼天也會理解我的理直氣壯：  
奔騰的浪花里  
——有我的一朵。

## 藍花楹裡的塵埃

湯燕

誰說藍花楹開得正艷  
一片落英卻婆娑了雙眼  
登頂的豐盈  
飛散在一雙雙期待的瞳孔  
只是時間已不再為我們停留  
你對春天的解讀  
竟是如此的坦然

最後退場的超脫  
感動了沒有星星的夜晚  
我知道，你只是去參加一場  
永恆的詩會

為此我永遠地相信  
只要一轉身  
我們就會在夢境的邊緣  
捕捉到你  
只要一抬頭  
就能把雲彩的笑容替換成你  
只要紫藍的花瓣飄灑大地  
我們就能把你飛揚的詩意  
搖曳進心靈的縫隙……

塵埃沒有走遠  
在勁綠的時節  
在我們痛著的傷口  
屬於你的澳洲藍花楹  
會一季季地盛開……



■湯燕在孫晉福詩歌研討會上發言。

## 少年的疑惑

孫晉福遺作

那年，那月，那個少年，是從課本上得知，什麼叫疆土國界，什麼叫地大物博。什麼是峻嶺古道，什麼是群山的巍峨。從小人書裡領略歷史千年的神韻，從脖子上的一角紅巾，啟蒙了幼小心靈裡的疑惑：“沒有國就沒有我”。從那時起，少年的書包裡，就滿滿的裝著幸福的輪廓。雖然，他的書包很舊很破。

那年，那月，那個少年，沒見過外面的世界長得什麼模樣，也沒聽過幸福用外國話怎樣說，他們是如此地衣食無憂，外面的世界是如此地忍凍挨餓。他是如此地安居樂業，外面的世界是如此地居無定所。少年為此認真學習，跟著大人的步伐，胸懷著解放全人類的志向，時刻準備著。雖然教室的桌椅，板爛腿折，雖然教室的屋頂，露天窗破。雖然遮體的衣，帶著補丁，雖然家徒四壁，冷灶空鍋。他仍然是如此地慶幸著自己的幸運，快樂著貧賤的歡樂。

那年，那月，那個少年，已在鬥爭仇恨中走火入魔。生命只是借助他的呼吸而存在，靈魂已不再屬於自我。

忠心是海枯石爛的肝膽，忠誠是山盟海誓的承諾。崇拜是粉身碎骨的豪壯，信念是永不懷疑的性格。他有過一輩子只做螺絲釘的理想，也想過為人類擔當大任的重托。

那年，那月，那個少年，最榮耀的一件事是填寫出身貧農的表格，最大的理想是成為一個威武的軍人，最大的願望莫過於餐桌上天天能有饅頭。權力打倒什麼，他就歡呼什麼，偉大贊揚什麼，他就歌頌什麼。一切同情與憐憫都應摒棄，因為那是對人民的決絕。雖然，那個少年不知，人民是什麼。雖然，那個少年不知，陽光也照罪惡。少年的天空仍然欣喜著燦爛的垂暮，只是不知當年誓詞有幾人還記得。

那時他多想快點長大成人，把自己稚幼的身體，投入普天蓋地的造反烈火。像無數個戰天鬥地的英雄，活成一個視死如歸的傳說。他的童年好像活在電影裡，從未走出小兵張嘎望風的那個山坡。

那年，那月，那個少年，看過長大的青春被灑往荒野，看過長輩的黑髮一夜成雪。看過老師斯文落盡被戲稱為老九，看過父母反目成仇都在維護一個正確。看過權貴草民文武撕殺同室操戈，看過一場場浩劫新添多少亡靈家禍。看過直立的傲骨把頭低進土裡，看過躺下的草叢和棍棒的撫摸。大地在拷問，這些都是為了什麼。

路還在走，走到了夢裡。歌還在唱，少年已下崗了。等著接班的眼神看不見，誰把他的童年弄丟了？或許，它沒有丟，是記憶把童年留在了遙遠的故國。或許他的童年還在那片海裡飄泊。在等待下一個少年的輪回轉世，是否能張開翅膀擁抱自然做一次自我？少年飛走了，飛得很遠，他常坐在一葉扁舟上隔岸觀望，自己的影子還在當年那片月下活著。

春天還在重復著它盛開的季節，新發的枝葉依在那棵老樹上還掛著昨天的疑惑，什麼是家？什麼是國？我屬於誰？誰屬於我？



■孫晉福與文友。